

功成身退的红颜知己

——孙中山革命伴侣陈粹芬



曾被误传为孙大总统夫人的陈粹芬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奔走于香港、澳门、日本横滨和南洋等地宣传革命。那时,常有一位女性陪伴其侧,追随襄助他从事反清斗争。这位女性叫陈粹芬,是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初期最亲密的伴侣,她有着坎坷、流离、凄凉而功不可没的传奇人生。

翻开冯自由、刘成禺等辛亥革命功勋的回忆录,在字里行间能找到记述陈粹芬的点滴笔墨。然而,迄今为止,鲜见有文章全面介绍陈粹芬生平事迹。

误传的“孙大总统夫人”

1993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刊文介绍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配文的一张照片是这样说明的:“孙中山原配卢慕贞(1867—1952)遗影”。

然而,接着一期的《传记文学》就对那张照片又作了重要更正,说“孙中山原配卢慕贞遗像系陈粹芬之误”,并附有“孙中山先生与陈粹芬(即陈四姑)合影”照片。

查《传记文学》两期上刊登的陈粹芬照片,均出自一本1912年元月辛亥革命成功后出版的《大革命写真画》第十二集第二页,其中一张为陈粹芬与孙中山合影,另一张陈粹芬单人照片上方写着“孙大总统夫人”。两张照片中陈粹芬的穿戴和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可见两张照片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只是拍摄角度略有不同。

按理说,孙中山原配夫人是卢慕贞,直到1915年她才和孙中山协议离婚,当时的“孙大总统夫人”当是卢慕贞无疑了。以此推理,这大概也是《传记文学》出现纰漏的原因了。但如果从

容貌上稍微仔细辨认,上方写着“孙大总统夫人”的那位妇人,显然不是卢慕贞。

笔者在拜访孙中山文献著名收藏家王耿雄先生时,他坦率地说,他以前一直对这张照片感到困惑:她究竟是谁?直到近年,他方得知这位“孙大总统夫人”原是被遗忘的孙中山革命伴侣陈粹芬,兴奋了好一阵子。据原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负责人余齐昭女士考证,这张照片估计摄于1907年前后。

不过,至今令人困惑的是,卢慕贞是被公认的孙中山的原配夫人,但当时出版的《大革命写真画》,怎么会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夫人搞错呢?编者为何称陈粹芬为“孙大总统夫人”呢?这是一个有待解开的谜团。

香港红楼结情缘

1995年1月9日,上海《新民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红楼,正面临被拆危险》的报道,副题为“港议员呼吁保存孙中山香港故居”,全文如下:

〔香港讯〕香港屯门区多名议员,最近正在发起一项保护孙中山当年在香港的一幢旧居的行动。

这幢被称为“红楼”的孙中山旧居,位于香港屯门蝴蝶湾区域市政局骑术学校附近。有逾百年历史。据传,当年孙中山曾在那里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广州起义。此处曾还一度用作军火库,将军火经蝴蝶湾运至内地支援辛亥革命,故历来被公认为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处革命遗迹。

近日,红楼的业权人,入禀法院,要求收回红楼,改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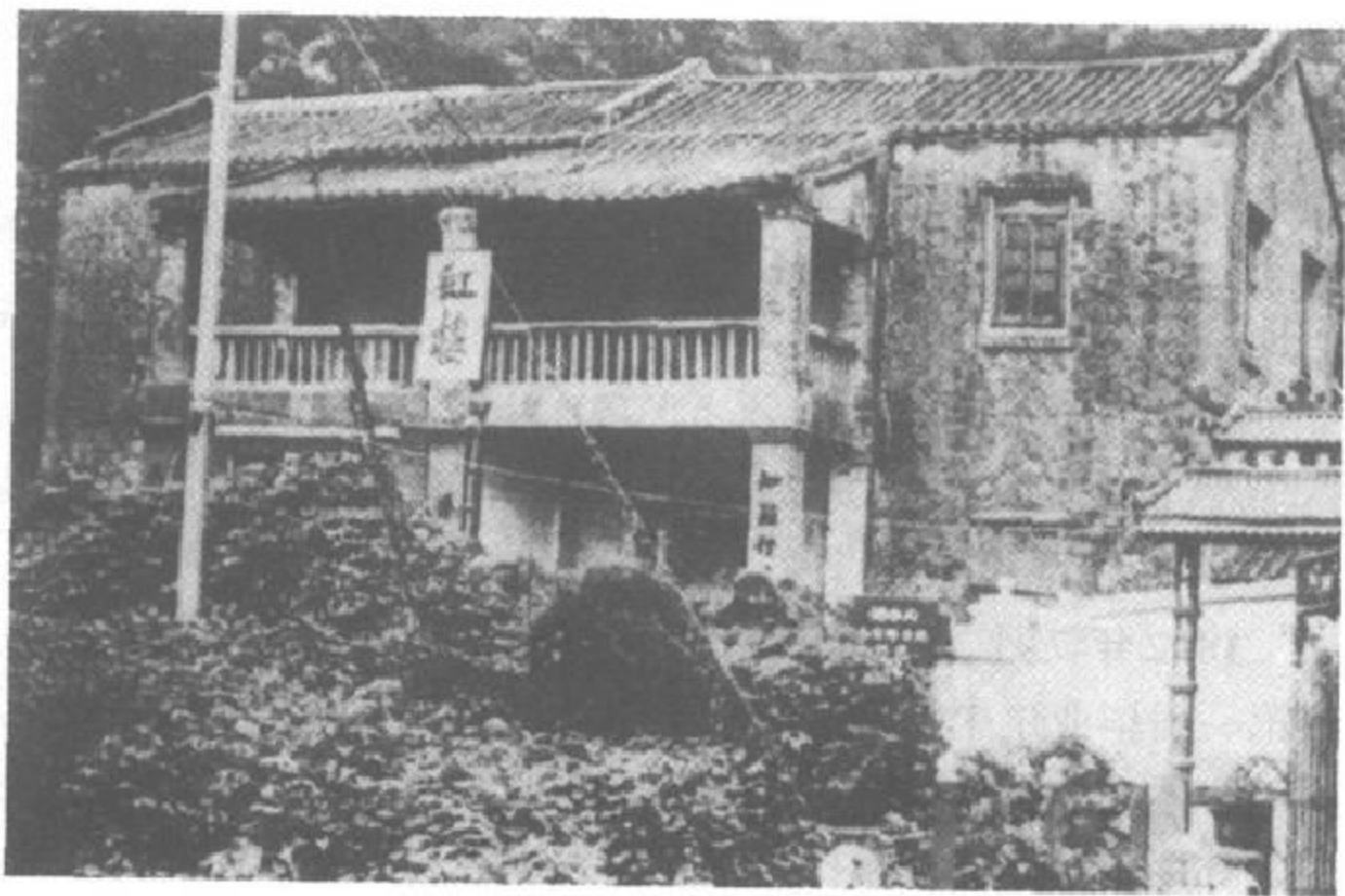
用，甚至可能将它拆除。为此屯门区议会的多名议员已联名向港府提出呼吁，要求保存这一古迹，并明确列红楼为香港的一级古迹。

这则有关红楼存亡的报道，不知牵动了海内外多少敬仰孙中山人士的心。

其实，红楼不仅是孙中山在香港的旧居，而且是他和陈粹芬结为革命伴侣的纪念地。

陈粹芬(1873—1960)，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们以排行称呼“陈四姑”。她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五口通商时父亲随厦门商人来到香港，所以她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门。据说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

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由于家贫，父母早亡，未曾读过书，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



相传孙中山与陈粹芬在香港居住过的寓所红楼

有人说红楼是“一座青砖古屋，楼高二层”，但据陈粹芬回忆，红楼是以红砖砌成而得名，距屯门不远，当年靠海边，填海后已离海边一里许。她称红楼为“民主革命的摇篮”，当年革命青年来红楼见孙中山多在夜间乘小船来的。陈少白、尤列、陆皓东、冯自由、郑士良等常到红楼与孙中山聚会，商议推翻清朝的大计。另据记载，1911年4月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前，黄兴在红楼住过，并在那里策划过革命事宜。红楼对于革命的贡献受到世人的瞩目，在其旁立有一尊孙中山先生左手插进裤袋、右手拿着文件的全身塑像，并建有一座“孙逸仙博士纪念碑”，碑文简述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

一天，19岁的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由陈少白介绍她与孙中山相识。初次相见，孙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达开推翻清朝。出身贫困的陈粹芬深为孙中山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参加革命。

不久，志同道合便使孙中山和陈粹芬结成革命伴侣，在红楼租屋住下，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筹划反对腐朽的清政府。这一年孙中山已26岁，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孙科就在此年出世的。以此推算，当为1891年。

掩护孙中山逃离广州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五年学业期满，以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获得毕业证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医科硕士学位。

孙中山毕业后在澳门行医。他医术高明，善待病人，为反清还采取义诊赠药的方法，收揽人心，故诊所名声日隆，求诊者络

绎不绝，结果遭葡籍医生的排挤，诊所被迫迁至广州。陈粹芬随孙中山同来广州，尽管因故三迁其居，但她与孙中山形影不离。那时，孙中山名为“悬壶救世”，实为宣传革命，每天行医仅一二小时，而从事革命则达七八小时。陈粹芬是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忠实助手。

1893年冬，孙中山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邀请程耀庭、程奎光、程璧光、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人开会，他在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而来的。

1894年，孙中山又写了一封近万言的《上李鸿章书》，抱着“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的希望，与陆皓东一起北上呈李鸿章。

然而，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活动失败了。面对清政府腐败、衰弱、落后，外敌入侵，使孙中山抛弃改良而选择了革命，那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拯救中国。

为了“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孙中山于1894年10月赴檀香山向旧日亲友筹募革命经费，并不久在那里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兴中会。

1895年初，孙中山、邓荫南等人从檀香山回到香港后，即着手成立兴中会总机关。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同年3月，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决定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起义。

为了准备起义，革命党人从香港采购武器运回广州。不幸的是，在起义前夕，负责起义的陆皓东有一次在广州长堤附近偷运军火时被清廷缉获，另有不少人被捕入狱。幸好，经陈粹芬之手藏下的一批短枪、短刀、子弹、炸药、手榴弹等武器分藏在河南、河北各处，行踪隐秘，安全无事。

随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的陈粹芬,在得悉陆皓东被捕后,为了保证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她既是孙中山的护士,又是他的卫士。她和孙中山不敢回诊所,也不敢回家睡,隐迹在亲友家中,观察事态的发展。

10月下旬的一天,郑士良派人密告孙中山,陆皓东已被处死,清廷已出了告示。是日深夜,陈粹芬又得三合会另一首领通知,清政府以重金缉拿孙中山,情况万分危急。于是,陈粹芬和匿居于牧师王煜处的孙中山当机立断,匆匆收拾行装,立即深夜化装逃出广州。临行前,孙中山派人送信到香山家乡,叫原配卢慕贞夫人带着独子孙科等速到澳门避难。次日,陈粹芬随孙中山尤列等乘舟经顺德到了香山县的唐家湾,再到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结识的葡人菲南士家避居。孙中山又马上去探望逃至澳门的全家老幼,得以有短暂的会面。陈粹芬接着随孙中山等人先到香港,再亡命日本。后来孙中山经美国赴英国,陈粹芬则留在日本。

革命党人的“煮饭婆”和“洗衣婆”

1897年夏末,孙中山从英国伦敦蒙难后到日本,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陈粹芬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伴侣,随同他流离转徙,备尝艰辛。

在1900年前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孙中山蛰居日本,清政府曾派员诱降,并派遣密探企图加害革命党人。但陈粹芬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以夫妻的名义掩护孙中山,对革命的秘密活动颇为有益。陈粹芬又以女性的温柔与细致,加上勤劳贤惠,热诚干练,使孙中山在亡命异乡、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涯中,获得大量的精神

支持与慰藉，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一件事可窥一斑。

有一天，孙中山在日本友人犬养毅家谈天。犬养毅问孙中山：“我真是敬佩您，孙先生。但是我想请问您，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革命，推翻清朝政府！！”

犬养毅接着又问：“你最热爱革命，这是谁都知道，除此而外，你最喜欢什么？”

孙中山看着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这可急坏了犬养毅，他催问说：“答答看吧。”

孙中山爽快地说：“女人。”

这时，犬养毅拍着手高兴地说：“很好！”又问道：“再其次呢？”

孙中山答道：“书。”

“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你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你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你！”犬养毅哈哈大笑，并带佩服的口吻说：“这样忍耐对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

孙中山又解释道：“我认为，千百年来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充其量做个贤内助。然而我认定，她和母亲应该是同义语。当妈妈把她身上最富有营养的奶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她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的是，我们好多人却不懂得这种爱，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

犬养毅对孙中山的这番话深为折服，后来撰文盛赞孙中山诚实。

陈粹芬在日本横滨，曾寄居在孙中山好友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张能之（也名仁之）家里一年余。她接待革命同志、照顾

大家的生活,几乎无微不至。她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烧饭做菜、洗衣服和袜子等,一切活儿都由她一人承担,任劳任怨。当年如胡汉民、居正、戴季陶、冯自由、廖仲恺、刘成禺、蒋介石、许崇智、陈炯明、陈其美、黄兴、蔡锷、李烈钧、邹鲁、谢持、邓铿等都曾受到陈粹芬的接待与照顾,她使这群为献身革命而背井离乡的亡命客大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以致大家都亲热地喊她为“四姑”。然而,对于自己在日本的劳绩,陈粹芬却谦称自己只有一点苦劳,实际上只是一个“煮饭婆”、“洗衣婆”,让人听了肃然起敬。

那时,孙中山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日本社会知名人士如宫崎寅藏、头山满、西园寺公望、犬养毅等都与孙中山往来密切,他们都对陈粹芬的作为赞誉不绝。有关陈粹芬在日本照顾孙中山一事,宫崎寅藏夫人槌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说:“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她还勉励其弟媳向陈粹芬学习,说:“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反清起义的无名英雄

1900年,清政府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当时广东人心惶惶,孙中山则在日本决心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划清界限,策划广东独立。

当时,广东三合会首领郑士良愿在孙中山领导下,在惠州起义成功后加以割据。三合会尽管在惠州地区很活跃,但武器很差。香港兴中会通过海员工会的海员秘密从美国、加拿大等地购买武器,当时的横滨作为中转站,所有藏有武器的邮船经过横滨

都由陈粹芬亲自联络接洽。每当邮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上下往返,传送情报。在日本,妇女上下船不被人注意,这样,陈粹芬乘机完成孙中山嘱托的特殊任务。这一批批武器,由三合会、兴中会、兴汉会在香港集结,利用香港、深圳河通过宝安县运至惠州地区。

1900年10月,郑士良率先起义,但不久因伤亡惨重而失败。他在解散队伍后,退入香港。

惠州起义失败后,不少革命党人逃亡到日本横滨。对起义前冒死运送武器的无名英雄陈粹芬,大家称赞她英勇、果断和勤劳。而她却说:“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去做,总有办法。”

20世纪初,孙中山曾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陈粹芬也不畏艰辛,形影相随,还亲自印刷宣传品——反清檄文。曾追随孙中山到南洋参加革命担任英文秘书的池亨吉是最早记述见到陈粹芬的日本友人,他在1908年所写的《支那革命实见记》中说“陈粹芬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强”,颇有“女中丈夫”的气概。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等边界先后策划了四次起义,陈粹芬随侍左右。这年12月2日,革命党人潜袭镇南关第三炮台,并乘胜占领了第二、第一炮台,缴获大批武器。3日,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首领,自越南河内入驻镇南关,并带着陈粹芬亲自上阵指挥,与清兵鏖战(但也有学者认为,镇南关之役孙中山、黄兴等十余人只在山上过了一夜,陈粹芬压根儿就没有去)。

当时,陈粹芬还在军中为将士煮饭送饭,照顾士兵,终日忙碌。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孙中山最后下令退入越南。

有一天,大家集会共斟别酒,刚毅的陈粹芬也不堪别凰离凤之悲,双目饱含泪水。黄三德撰《洪门革命史》记有:“看见中山先生接待,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余年,昔年在镇南关起事失败,

出走安南河内，做伙火饭与众兄弟食，洗衣裳，捱尽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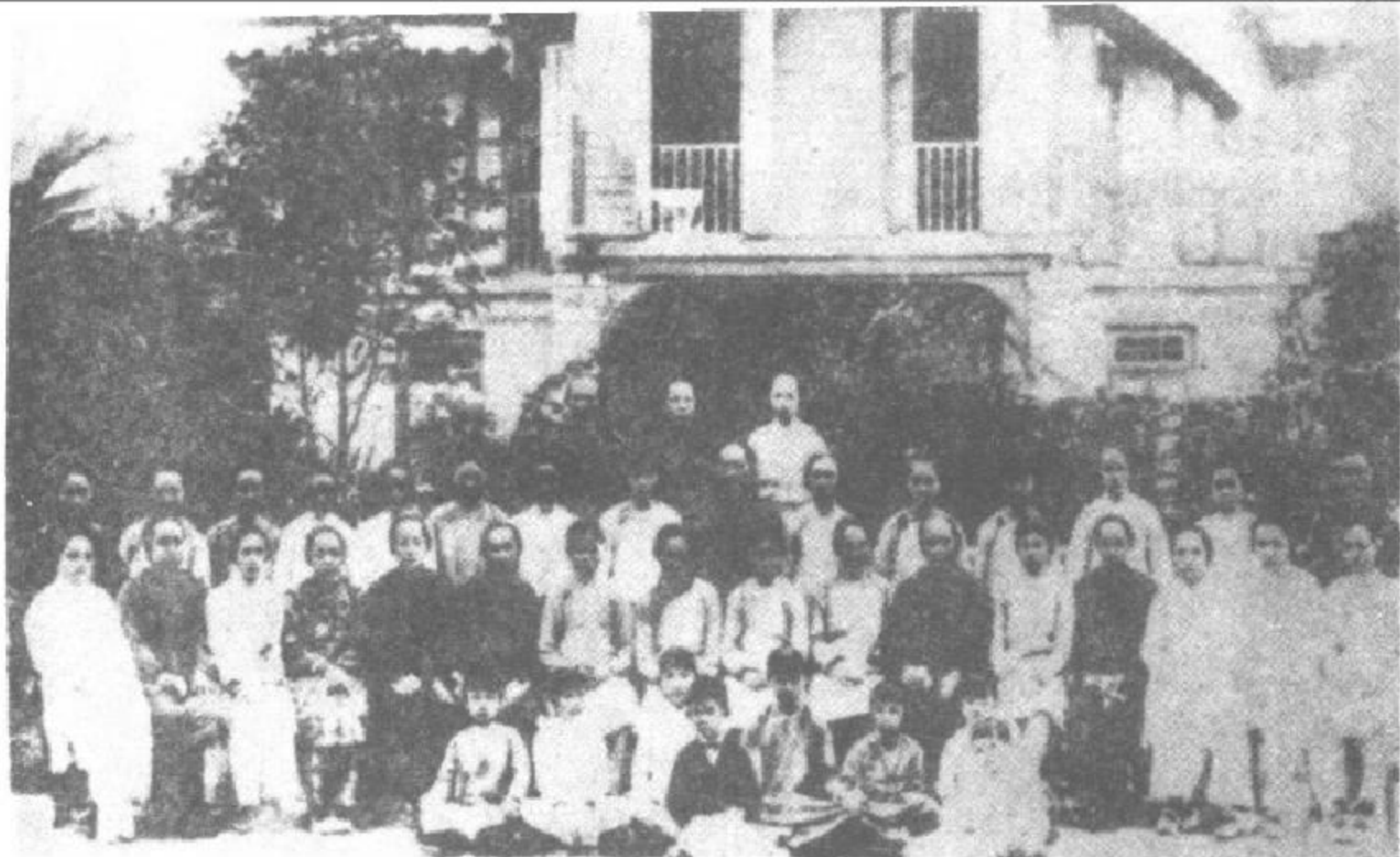
对于陈粹芬在镇南关的革命事迹，有人张冠李戴，误其为卢慕贞夫人。其实，卢夫人当时尚在檀香山。

后来，陈粹芬因患当时认为非常严重的肺病，回香港疗养，由孙中山好友尹文楷医师治疗。

晚晴园里的“革命红颜知己”

陈粹芬在南洋追随孙中山革命，曾和孙中山一起寓居马来半岛槟榔屿（今新加坡）晚晴园。晚晴园位于新加坡北区的马里士他路上，是一幢凸字形的、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洋楼。新加坡爱国华侨张永福购得此楼作为供养母亲安享晚年的寓所，经整修后以李商隐诗中的“夕阳怜芳草，人间爱晚晴”的“晚晴”两字，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后因致力反清革命的需要，将晚晴园作为革命活动机关，用以款待革命领袖，从而使晚晴园成为南洋反清革命的基地。1906年孙中山到新加坡创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址就选在绿树环抱，环境幽雅，远离市区又便于隐蔽的晚晴园。1907年的黄冈、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河口起义的策划工作也在晚晴园完成。

陈粹芬从1906年至1910年，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奔走呼号，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孙中山曾先后八次到新加坡，其中有三三次和陈粹芬同住晚晴园。每当孙中山下榻晚晴园，那里马上成为他与南洋革命志士及社会各界名流相聚的地方，人们也总能看到陈粹芬忙碌的身影。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记述了陈粹芬与孙中山同住晚晴园的生活趣闻，他说：“四姑（按：指陈粹芬）喜吃榴莲，而孙中山恶之。孙先生闻之欲呕，果虽置于距离数



陈粹芬(左起第八人)与孙中山女儿孙婉、孙婉(陈氏左右两人)在新加坡晚晴园和侨界女同胞合影

丈,亦不欲一试。孙之四姑独嗜好,每购四五颗,背先生而食,间或有余存者,先生每闻之,即令持往远处抛弃。”

据吴长华女士在《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一文中披露,孙中山住在晚晴园中,还把他故乡翠亨村的一棵树移植到晚晴园里。这棵奇特的树,如果用刀割破它的身,立刻就会流出如鲜血一样的红色液汁,马来人称它为“米惹务固”(音译),原意是“能够凝结起来的油”。也许正因为它流出而且很快能凝固的红色液汁,很像烈士的鲜血,能象征前仆后继,孙中山才对它情有独钟,不惜漂洋过海,把它带到南洋移栽在晚晴园里。笔者以为,倘若这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属实的话,那这棵树能够茁壮成长,自然离不开陈粹芬的精心浇灌和爱护。

2001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五周年纪念,陈粹芬和孙中山曾经居住的晚晴园经过修复,定名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于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对外开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年追随孙中山的华侨后人,纷纷捐款支持修复晚晴园,还捐献不少珍贵的革命文物。2001年2月27日,新加

坡《联合早报》刊登了一幅鲜见的陈粹芬半身照，这是一位华侨家中珍藏了几十年的“传家之宝”。照片说明说陈粹芬“曾追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到处为革命奔走，知有其人者不少，知其容貌者则很少”。3月13日，《联合早报》又发表了《简介陈粹芬》一文，介绍陈粹芬的革命事迹，并赞誉她为孙中山的“革命红颜知己”。

功成身退隐居南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独立。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同年12月14日在槟榔屿与卢慕贞、陈粹芬及女儿孙姪、孙婉相见后，于25日抵上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3月5日《追悼粤中倡议死事诸烈士通告》中，陈粹芬与孙中山、卢慕贞、孙科、孙姪、孙婉等都是发起人。

1912年2月，陈粹芬与卢慕贞及两个女儿离槟榔屿返国，到香港后卢夫人及女儿等一行由邓泽如护送到南京与孙中山团聚，而陈粹芬则悄然到广州。从此，孙中山身边再也看不到陈粹芬的身影了。

对于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的时间，说法不一。1912年4、5月间，孙中山在广州及香山故居门前全家合影照片中没有陈粹芬在场说明已分手。黄三德撰《洪门革命史》也说他俩分手于1912年春夏之间，推测在5月下旬，英文秘书宋霭龄出现为止。另一种说法则为1913年，但没有具体史实可加佐证。

1912年秋后，陈粹芬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居住。她曾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却在孙中山荣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功成身

退，不提当年勇，更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她生活十分俭朴，留的是民初女学生的发式，即所谓“清汤挂面头”。

1914年，陈粹芬告别亲友，只身赴南洋，隐居在马来半岛庇能（槟榔屿），并与商人陆文辉合股经营橡胶园。她随侍孙中山虽久，然终身无所出。为了给自己的寂寞生活增添欢乐，享受一下女性作为母亲的喜悦，她到庇能后，就抱养了刚出世的一位姓苏华侨的女婴作为养女，后来取名叫孙容（生于1914年4月28日）。养女起名姓孙，是陈粹芬为纪念她和孙中山之间的那段难忘恩情。

庇能是陈粹芬和孙中山反清斗争曾多次来过之地，结识了当地众多爱国华侨，一般侨胞都称她为孙夫人或孙太太，年轻人则呼她为孙老太太。后来陈粹芬的橡胶园经营失败，生活拮据，多赖华侨及当时老兴中会员、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的萧佛成、邓泽如等人的照顾，陈粹芬母女方平安地相依为命。孙科第一次出国考察路过南洋时，曾接济过陈粹芬，并请她回澳门居住，但未果。

抗日前线鼓士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之请，携养女孙容乘太古公司蓝烟通轮船回香港。船到香港，有黄隆生、黄惠龙、谭卓勋等三同志迎接，暂住九龙弥敦道721号3楼黄惠龙家。住了一个时期后又迁到澳门租屋居住。

1932年，孙科接陈粹芬母女俩到广州东山二沙头渔卢公馆中，并委托她照顾其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就读于培正中学和岭南附中。后来孙治平、孙治强分别前往上海及南京念大学，

陈粹芬则迁往河南白鹤洞租屋居住，以便女儿孙容走读于真光女子中学。后来孙容前往檀香山读大学，她才迁回广州东山百子路。

1936年7月，蒋介石解决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反对南京政府的广州事变。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乘胜利之际来到广州，接受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建议，感谢陈粹芬当年对他流亡日本时的照顾，并送10万元（一说3万元）为养老建屋以娱晚年之用。对此，过着常人俭朴生活的陈粹芬对蒋介石知恩图报之举颇为称许。然而，房子尚未竣工，广州就沦陷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当时陈粹芬仍住在广州东山，她不畏年老，愿做抗日后援，到处宣传日寇国小民穷资源匮乏，我国只要长期抵抗下去，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为此，她后来还为在抗战中所生的诸外孙取名叫必胜、必兴、必达、必成、必立来昭示中国必胜的信心，足见陈粹芬颇具英明睿智。

1938年7月，日本大本营在制订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明确提出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陈粹芬在同年10月广州失守前迁往香港居住。

1940年，陈粹芬的女儿女婿由意大利携两子孙必胜、孙必兴回香港，与陈粹芬同住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20号2楼。

陈粹芬的女婿孙乾是孙中山的侄孙。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生一子孙昌，两孙孙满、孙乾。1908年孙乾生于美国三藩市，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二十二期、意大利陆军大学。孙容在赴美国檀香山读大学前，已与孙乾热恋。两人论辈分，应为姑侄。尽管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仍遭到孙家长辈们的极力反对，尤其是卢慕贞。但炽热的爱情使孙容、孙乾我行我素，以致他俩



1948年陈粹芬(中)与女儿苏仲英、女婿孙乾一家合影

的婚事出现僵局。1937年由孙科出面斡旋，特电孙容前往意大利与在陆军大学深造的孙乾结婚，并请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主持婚礼。孙容婚后恢复原姓，改名苏仲英。

苏仲英、孙乾一家回到香港后，女儿女婿对陈粹芬十分孝敬。她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不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不久沦陷。陈粹芬只得逃难到内地，女儿一家则转徙到山城重庆。按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凡留意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回国后一定要在中国陆军大学任教两年。因而，孙乾在重庆陆军大学担任工兵教官，苏仲英则在重庆山洞游龙山当英语教师。但孙乾因故只在陆军大学任教一年，由上校晋升为第七战区余汉谋部通信兵团少将团长，驻守广东韶关(曲江)前

线。陈粹芬接着也来到了韶关。

关于陈粹芬在韶关的生活情况，孙乾、苏仲英夫妇的学生，1942年毕业于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级参谋、新二十师代理师长、中央第六军官总队副总队长、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兼战地视察员等职的李以勳先生，在1942年7月22日由孙乾引荐，专程到韶关晋见了陈粹芬老人，近年他写有《晋见革命英雄孙陈粹芬夫人记》一文，详述当时情形：

相见时她老人家接待我很热情。她知道我是女儿女婿的学生，知道我曾追随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的部下“一二八”在上海和日本军打过仗，后来八年抗战又在台儿庄和日寇打过。多次鼓励我要勇敢杀敌，拯救国家民族，使我不胜感激。陈夫人当年已68岁（按：应为70岁），面目清秀没有老态，行动轻快，不似一个老妇人的样子。孙宅赁居于韶关北郊，是一座旧平房，共有四房一厅，周围围有篱笆，院内有几棵大树可以遮荫，几颗大石头可用来乘凉，宅外掘有一个防空洞。会见一整天。一有空暇就请教陈夫人讲当年随中山先生革命时的往事。当时苏老师（孙容）怀孕行动不便，陈夫人招呼我吃过两餐饭，饭菜都是陈夫人亲自动手烹饪的，用餐时陈夫人劝我饮酒，主要的菜如白切鸡、鱼，陈夫人用箸挟到我的碗内，俨如慈母般爱护我这个客人，令我感激不已！这一天炎热却有清风南来，又难得的日本飞机没有来侵扰，整日没有发过空袭警报，陈夫人幽默地对我说：“你的运气好啊！”我说：“托孙老太太的福。”大家相对一笑。……

在当时，一些国民党将领能晋见革命前辈陈粹芬，是一件十

分荣幸的事。因而,当李以勳离开韶关时,前来送行的曲江县长陈任芝不禁祝贺说:“你毕业陆军大学,又升了新二十师少将副师长,这次又能拜会了陈夫人,这可说是三喜临门。”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沉浸在战胜日寇喜悦之中的陈粹芬,又迁回广州居住。1946年冬,孙乾任中山县长时,陈粹芬曾随女儿一家到中山石岐居住。

中山县原称香山县,是孙中山的故乡。陈粹芬回乡后,当地父老、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等多亲自前往拜见。1947年秋,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老同盟会员刘成禺前往广东中山县巡察,及抵县府所在地石岐后,即前往晋谒陈粹芬。

这年,陈粹芬已75岁高龄了。但她仍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当她听说刘成禺要到中山石岐,欣喜地说:“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今尚在人间耶?”

刘成禺见到陈粹芬,两人不禁回忆起当年亡命日本的情形,陈粹芬感慨地说:“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

午后,刘成禺再去看望陈粹芬时,老人已立在门口欢迎,她说:“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人座照相留念。接着,陈粹芬又畅谈革命往事,对此,刘成禺认为“甚多珍贵史料,足供搜采也”。

刘成禺事后为冯自由撰的《革命逸史》第3册题诗10首,其中第8首是咏陈粹芬在日本横滨事迹的。诗云:“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姬,能飘白发说微时。”诗中所说的“香菱”就是指陈粹芬,全诗洋溢着对她的敬仰之情。

孙中山赠表寄深情

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陈粹芬随女儿一家离中山石岐重返香港,安度晚年。

尽管陈粹芬在1912年与孙中山分离,但她始终记挂着孙中山和他的事业。她一直珍藏着孙中山老师康德黎送给学生的一只金怀表。每当有人来访,她总会拿出这只不同寻常的金表,并述说那段远逝的往事……

早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遭清政府通缉而流亡海外,经日本、檀香山、美国,于次年10月到达英国伦敦,在他香港学医时的英籍老师、香港雅丽医校校长康德黎的帮助下,住进了葛兰旅社。岂料,自孙中山踏进英国之日,清政府的暗探就已经盯上了他,清驻英公使馆根据清驻美国公使馆提供的消息,已完全掌握了他的行踪。对此,孙中山一无所知。他参观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有时与康德黎老师叙谈。

10月11日上午,孙中山从葛兰旅社出来时,清政府派遣的几个暗探以同乡为名,把他诱骗进清驻英公使馆,秘密囚禁在3楼一间窗上有铁栅的小屋里。情急之中,孙中山写信给康德黎,告知被诱捕之事,托使馆内的两名英国清洁工人代为转送,但未能送出。当时,清驻英公使馆计划用高价向轮船公司租一艘货船,造一只木箱,把孙中山装在箱内,秘密运回国内处死。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也就是10月16日孙中山被囚禁的第五天早上,孙中山设法说服了一名叫柯尔的英国清洁工,第二天早上,两张写有密密麻麻英文的名片送到了康德黎的手中。其中一张名片上写了如下几句话:

(名片正面)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公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到中国去受死刑,请即速救我。(名片反面)致康德黎博士,覃文省街46号。目前请照应这个送信的人。他很穷,为了替我工作,他不免失业。

在另一张名片上写下了如下的话:

(名片正面)中国使馆已经雇好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名片反面)致康德黎博士,覃文街46号。

数天不见孙中山,正焦急不安的康德黎闻悉真相,一面让人转告清驻英公使馆幽禁孙中山一事,英国政府和伦敦警察署将出面干涉,使他们不敢立即加害于孙中山;一面约见记者,通过新闻界披露中国使馆侵犯人权的卑劣行径。当《地球报》于21日在第一版刊出《革命家孙文被诱捕于伦敦》这一触目惊心的消息时,两天内伦敦各报竞相报道中国公使馆的这一丑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许多同情中国革命的伦敦市民立即包围了中国公使馆,强烈要求释放孙中山,有的市民甚至号召人们捣毁清公使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向清公使馆提出交涉。结果,清公使馆被迫于10月23日下午将孙中山释放。

当时,陈粹芬在日本横滨,全然不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这年10月间,陈少白从香港打电报给在日本的陈粹芬,说孙中山蒙老师康德黎的营救已安全脱险了。陈粹芬自结识孙中山后,在香港曾见过康德黎一次,留给她十分慈祥的印象。事后回忆孙中山脱险,她总说:“康老师是恩人,永世难忘啊!”

孙中山伦敦脱险后,为披露被绑架事件的真相,写成《伦敦蒙难记》。1897年孙中山离开伦敦时,恩师康德黎将一只金质怀表送给孙中山留念。孙中山从英国到日本横滨,与翘首盼望的陈粹芬团聚,以后把这只金表赠给她珍藏。从这件难得的信物

中，可略窥这对革命伴侣是何等的恩爱，彼此感情显然不同一般。陈粹芬说：“这个表恩情深厚，我交党人及友人看过总次数在一千以上了。”

1947年，刘成禺到中山石岐谒见陈粹芬时，她仍不忘出示金表。刘成禺回忆说：“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合，金盖面刻‘Y. S. Sun’（按：系孙逸仙英文名字的缩写）。”刘成禺想到几十年前在日本横滨见孙中山将金表多次见示于人，如今物在人去，不免睹物生情，感慨地说：“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胸襟坦荡论中山

陈粹芬襄助孙中山反清创立民国，受尽苦难，功劳不可埋没，而当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与她分离。为此，当时有人认为孙中山薄待有负于她，但她却说：“我跟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我视富贵如浮云，中山自伦敦蒙难后全世界的华侨视他如人民救星，当了总统之后，贵为元首，崇拜者众，自古患难易共富贵难，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不是中山弃我。所以说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她认为孙中山薄待有负于她的说法是因为不了解她。

陈粹芬胸襟坦荡，着实令人敬佩，有人对此感叹道：“若不是心地仁厚，识大体，明大义，淡泊名利，不计得失，恕人克己之人，何以至此？”

陈粹芬对孙中山的为人和对中华民族的功绩赞不绝口。她说：“中山一生博爱为怀，以华侨作为革命之母，著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立志把中国建为民主国家，使人

民有自由平等的幸福，他一生师基督，一无所私二无所畏，可惜壮志未酬而逝世，实为中国人之不幸！”

对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陈粹芬感到的只是欣慰，她说：“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诸事尚顺利，应为他们祝福。”陈粹芬的这种贤惠和坦荡的胸襟，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陈粹芬对孙中山宽宏大量的公允评论，是由于她内心充满着对孙中山无私的爱。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扶病北上共商国是，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当孙中山在北京病危的日子里，远在南洋的陈粹芬每晚梦见孙中山在空中飞翔，她认为这是她与孙中山彼此心灵相照的见证。孙中山逝世后，陈粹芬悲痛不已，设灵坛遥祭达七天之久。

孙氏家族的特殊一员

陈粹芬虽非出自书香门第，但她甚谙人情世故，秉性朴实敦厚，待人和蔼亲切。这是与她共事过的人的共同感觉。值得称道的是，她与孙中山原配卢夫人谊同姊妹，相处和谐。晚年两人仍常聚首，尤为难得。不少记载和照片都证明这一点。例如，1912年1月，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远在南洋庇能的陈粹芬、卢夫人及两个女儿孙姪、孙婉在返国前与侨胞们合影，卢夫人居中，陈粹芬居右，二人并排而坐。黄三德撰《洪门革命史》中记道：“民国成立后，我回国往澳门访孙眉（德彰）先生（孙先生之长兄），并接款宴。卢夫人与‘孙之妾’同席，并曾说话。卢夫人闻其妾之言而叹息。”

陈粹芬未曾生育，但她待孙中山与卢夫人的儿女视如己出，难怪孙科对她难抹一片孝心，嘱孙乾夫妇悉心照顾她的生活。

1949年仲夏,孙科陈淑英夫妇特往澳门,恭祝其母卢慕贞83岁生日,筵席设在文第士街私邸,当卢慕贞挽着陈粹芬携手走下楼梯时,状至亲昵,宛若姊妹,受到亲友们热烈的鼓掌欢迎。

广东习俗素有“妾侍”及“平妻”之说,翠亨村孙氏长房、孙中山胞兄孙眉承认陈粹芬为家族一员,名分为“孙文之妾”,待她很好。孙氏家族所列孙中山配偶中,按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将陈粹芬(侧室)列为卢慕贞之后、宋庆龄之前。孙氏家族上上下下都对集中国妇女贤德于一身的陈粹芬尊敬有加,孙辈都称她为“南洋婆”(称卢慕贞为“澳门婆”、宋庆龄为“上海婆”),族人都称呼她为陈夫人,晚辈则尊称她为孙老太太。

孙中山又是如何看待陈粹芬的呢?

1910年7月,卢慕贞在香港操办完婆婆杨太夫人葬礼后,

1912年5月陈粹芬(前排左三)与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前排左四)、孙中山大哥孙眉(后排中站者)、孙科等到香港九龙百花林杨太夫人墓祭扫时合影

偕两女漂洋过海到槟榔屿与孙中山团聚。当时,陈粹芬在南洋一直陪伴孙中山奔走革命。同年12月6日,孙中山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不得已离槟榔屿经印度赴欧洲,之后陈粹芬与卢慕贞母女共同生活,互相关心、照顾,共度艰难岁月,直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卢慕贞母女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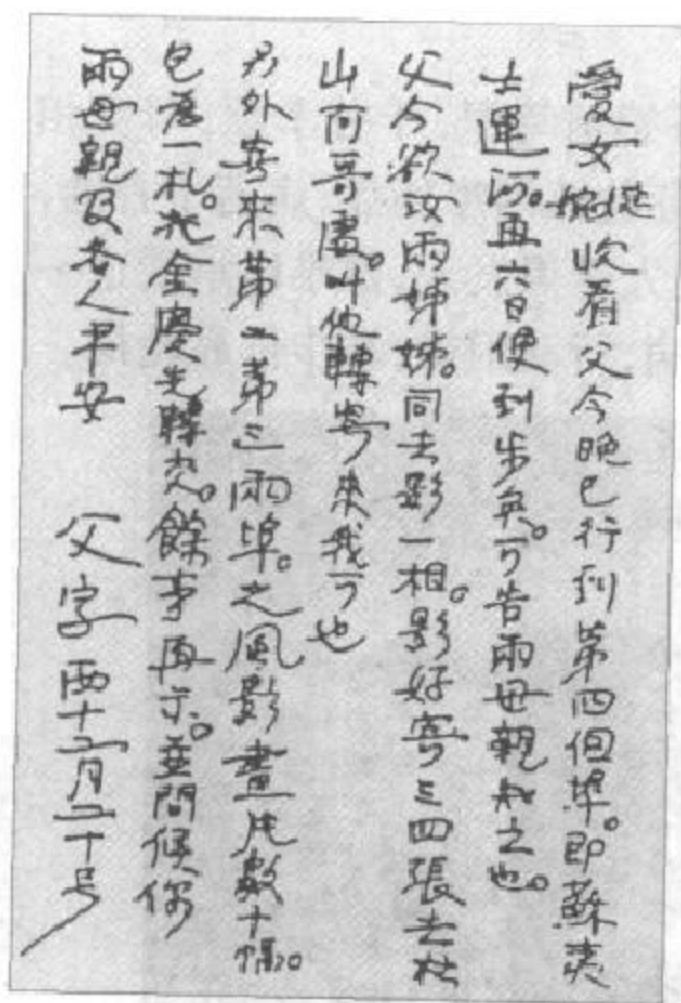


1910年12月20日，孙中山在赴欧途中写信给女儿孙姪、孙婉，内中有两处提及陈粹芬，与原配卢慕贞夫人一视同仁，称她俩为“两母亲”。从信上看，那时陈粹芬与卢慕贞母女共同生活。这是目前发现孙中山唯一谈及陈粹芬的信（原件现藏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信内容如下：

爱女姪婉收看：

父今晚已行到第四个埠。即苏夷(伊)士运河。再六日便到步(埠)矣。可告两母亲知之也。

父今欲汝两姊姊(妹)同去影一相，影好寄三四张去檀山阿哥处，叫他转寄来我可也。



受女姪婉收看父今晚已行到第四个埠。即蘇夷士運河。再六日便到步矣。可告兩母親知之也。父今欲汝兩姊姊同去影一相。影好寄三四張去檀山阿哥處。叫他轉寄來我可也。另外寄來第二第三兩埠之風影(景)畫片數十幅。包為一札。托金慶先(生)轉交。余事再示。並問候你兩母親及各人平安。父字西十二月二十號

另外寄来第二第三两埠之风影(景)画片数十幅，包为一札，托金庆先(生)转交。余事再示。并问候你两母亲及各人平安。

父字西十二月二十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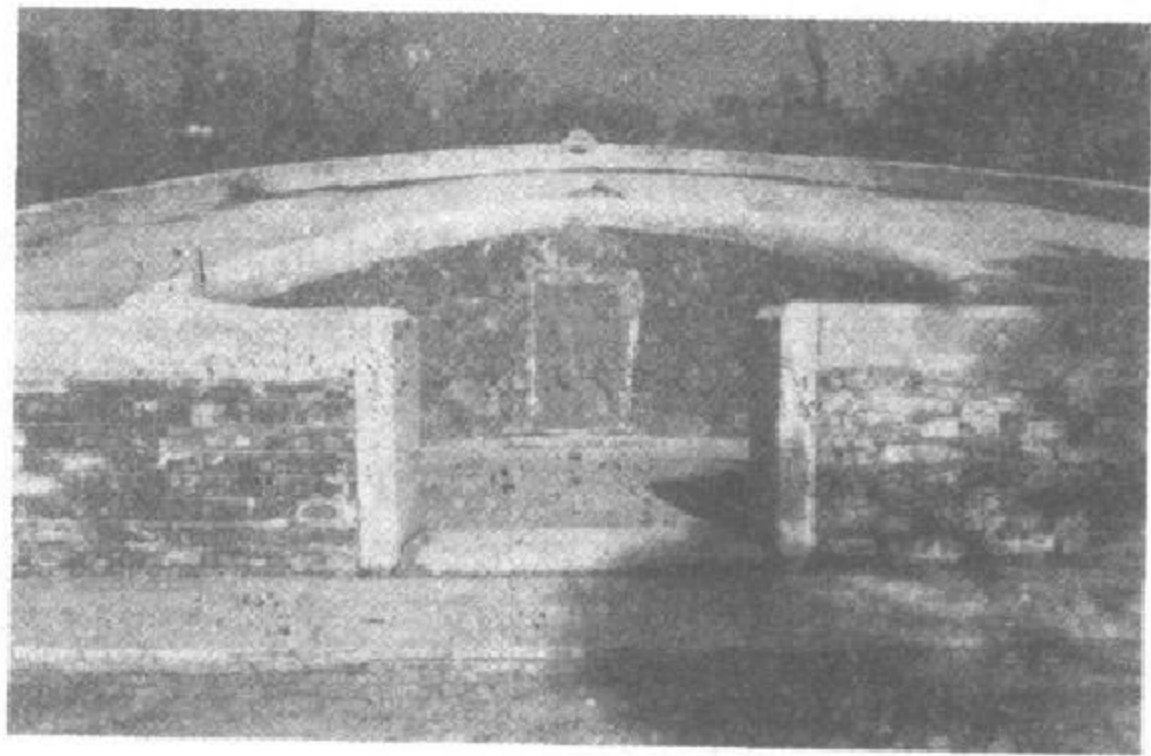
1910年12月20日孙中山写给女儿孙姪、孙婉的信中提到的“两母亲”，即系卢慕贞和陈粹芬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卢慕贞曾劝孙中山纳妾，她的这一想法其实与陈粹芬不无关系。当年陈粹芬在香港与孙中山结合，就得到卢慕贞的接纳。就在陈、孙相识的第二年——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行医，卢慕贞偕儿子孙科随丈夫先后到澳门、香港，那时

她认识了追随丈夫宣传反清革命的陈粹芬，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再加上她俩后来在南洋槟榔屿患难与共，更加深了彼此的情谊。应当说，卢慕贞从陈粹芬身上，既看到像自己一样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又有自己不具备的果敢和英勇。在封建意识浓厚的她看来，陈粹芬既能帮助、照顾在外革命的丈夫，又不求名分，不会危及自己作为原配夫人的合法地位，因而，很自然地产生了劝孙中山纳妾的念头。信仰基督教、拒绝纳妾的孙中山，后来因娶宋庆龄而提出离婚，那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的。

叶落归根葬翠亨

苏仲英虽为养女，但对陈粹芬感情笃深，十分孝顺，母女相依为命。岂料 1957 年 1 月 5 日，苏仲英因患癌症，病逝于香港，年仅 44 岁。陈粹芬暮年丧女，白发人送黑发人，她难以承受这一沉重打击，忧伤过度，从此体弱多病，行动困难，举步依靠轮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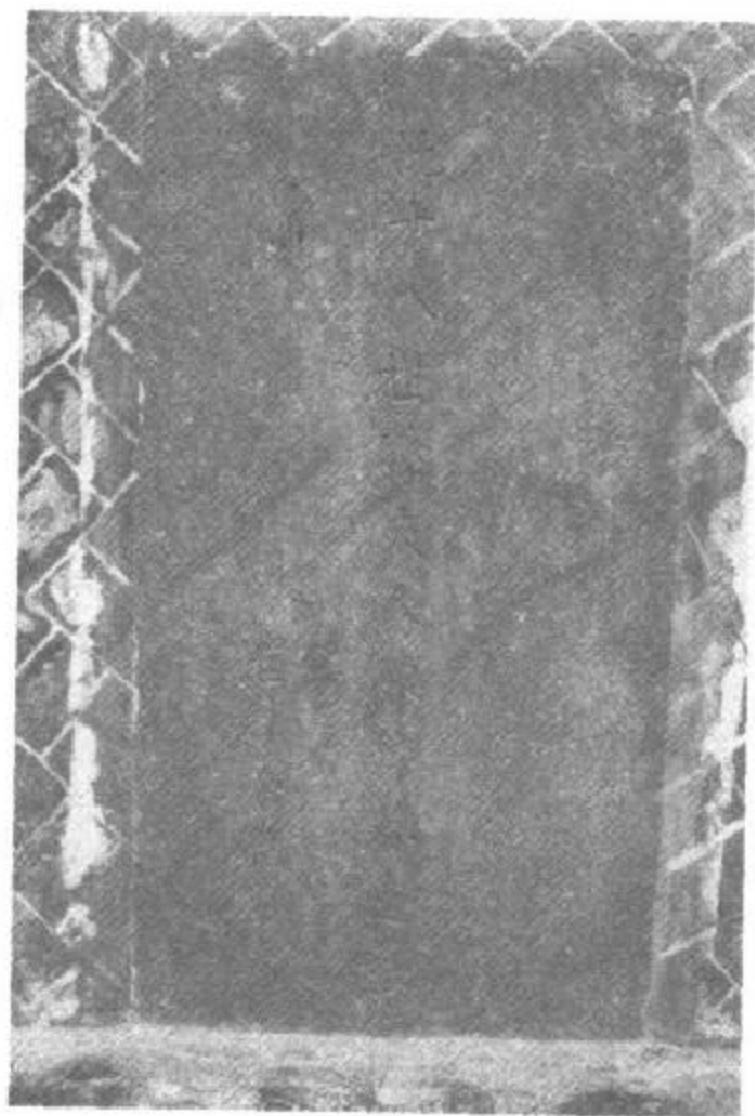


坐落在翠亨北山头、面向大海的陈粹芬墓

1960年10月21日，年迈体弱的陈粹芬在香港溘然长逝，享年88岁，由于种种原因，家人的治丧形式极为简单，不登报，不发讣告，匆匆购地葬于香港九龙荃湾华人永远坟场。

1986年11月，北京隆重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孙科的女儿孙穗华、孙穗英、孙穗芳、孙穗芬，以及孙乾诸子皆回国参加，并回故乡中山翠亨瞻仰孙中山故居。1992年6月5日，孙乾由美国回香港收拾岳母陈粹芬与妻子苏仲英的遗骨，经中山县侨办的大力协助，改葬于翠亨村的北山头，面向大海。

1995年8月底，笔者赴广州公差并去翠亨，由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李伯新先生陪同，取道翠亨村东头上故居的后



陈粹芬墓碑

山。一路上草木丛生,难觅小道,寻找多时没有见到陈粹芬墓,甚为遗憾。后来幸好孙中山纪念馆的林华煊先生寄来了墓照,聊补缺憾。

陈墓按当地风俗建造,祭台前沿建一围墙挡风,墓碑上写着:“妣十八世孙夫人陈粹芬之墓 侄孙金乾立。”

另据瞻仰过陈粹芬墓的李以助先生回忆,陈墓池边镶有几块题词,其中有名人所题,如当年在日本受过陈粹芬恩惠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这些似是从香港九龙荃湾华人永远坟场移来的。但不知何故,笔者从墓照看,并无题词。

如今,尽管每日到翠亨瞻仰孙中山故居的海内外游人络绎不绝,能够在故居纪念馆陈列室中看到陈粹芬的照片,这是一件令人颇感欣慰的事,然而,人们对近在咫尺的陈粹芬墓并不注意。或许,他们对陈粹芬的了解实在还是太少了。

陈粹芬,一位不该被历史遗忘的孙中山革命伴侣,一位为正义和信仰献出了一切的女杰,一位为爱情奉献了毕生的女人!